

雷 达 赵学勇 主编

现代中国文学 精品文库

中篇小说卷 [上]



河南文艺出版社

· 雷 达 赵学勇 主编 梁 颖 初选

现代中国文学 精品文库

中篇小说卷 **上**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中国文学精品文库. 中篇小说卷. 上/雷达, 赵学勇主编; 梁颖初选.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4.

9

ISBN 7-80623-521-3

I. 现… II. ①雷…②赵…③梁… III. ①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现代②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I2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4448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32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号楼

印张 21.625

承印单位 安阳市印刷厂

字数 557000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版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纸张规格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印次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23-521-3/I·368

定价 3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出版者的话

自新文化运动肇始至今,时间已近百年。近百年间的现代中国文学,在20世纪合上帷幕的那一刻,便已成为一种对当下及未来的文学创作具有激活性的历史遗存,积淀在我们的经验和记忆中,化作21世纪文学书写者的个人背景。现代中国文学经历了一场话语革命——工具论意义上的革新之后,不断丰富着自己的表达,渐渐深入社会生活和个人心灵,并形成对文学本身的一种自觉。文学话语与社会生活、个人心灵的关系的历史,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在这短暂的历史继续着它的巨大惯性时,文学话语的指向变得更加复杂了。

近百年间的现代中国文学,为我们留下的回味是多重的、持久的。那一个个形态各异的由复杂的语符序列构成的文本,让我们惊异于语言的奇迹和魅力,而我们自己就和这些文本处在同一语言系统中——它使我们兴奋、警觉和清醒。在对语言的习惯势力与钝性的故意偏离和对抗中,它们为我们的语言保留并创生了活力——语言的活力关乎到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它们也往往有着逼人的锐利,在与它们的遭遇中,我们相对封闭的个人精神空间会被洞穿,使我们在片刻的失衡后变得开阔起来。它是我们的另一种视野,只不过比我们的生理视界更清晰。在很多时候,它提供给我们的,让我们的视觉和思想一同观看的,就像拆除了遮蔽之物一样,比现实更具有现实性。正是这样一篇篇文本的持续充实,才使百年的时间不仅是一种长度,而且成为一种宽度。它们推动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同时也推动了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它们像一个个颇具耐力的撬杆,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撬动着人类历

史。

检点现代中国文学,使我们的文学回望更加直捷、清晰,并使它形成对未来中国文学的一种明确、坚实的支撑力,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也是倾力于文学事业者和传播文学产品的出版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由于有这样一种共同的认识,我们河南文艺出版社与著名文学评论家、博士生导师雷达,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博士生导师赵学勇二位先生灵犀相通,产生了要合力做些什么的冲动。“现代中国文学精品文库”因此从一种构想很快转向了实施。二位先生担纲主编,组织起门下在读的博士生着手编选工作。选本既然有为近百年的现代中国文学立此存照的意图,就不得不百般慎重。以全视的眼光将近百年的现代中国文学纳入编选视野,以多重批评方式反复甄别作品,以多种编选方法重复确认作品,才能保证编选的质量。文学史评价是一种参考,类型化中的选萃是一种方法,文学作品的个性、品质也是必须重视的一个层面,还要做到选本面貌与其它选本有所区别。既不能厚此薄彼,也不能有重要遗漏或不当。这样一来,入选作品若按创作年代排列,正好是一部别样而精致的百年文学史。近百年现代中国文学,作品浩如烟海,编选工作难度很大。参加编选的人员付出了艰巨的劳动,才有了现在的成果。

本文库所使用的“现代中国文学”的概念,是以现代性作为界标的,它涵盖通常所说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统一由“现代中国文学”这一概念统领,也就是说,它包括自1917年至今为止的中国文学。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由于入选作品的资料来源不同,许多文本是经过文字处理的,我们无法保证入选作品在文字史意义上的原貌,尽管我们试图这样做。为消除用字上的芜杂和混乱,我们以现时的规范用字和从彼字到此字的文字史演变关系为依据,对个别用字做了统一的技术处理,对一些标点符号的使用也做了规范处理。我们知道,这种处理不会给文学阅读造成影响,但会消解掉一些文学作品在用字

上的时代特征,这实在是无奈之举,敬请读者诸君谅解。至于编选是否有失当之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欢迎读者批评。

由于本文库编选作品的时间跨度大、覆盖面广,涉及作家众多,无法一一联络,出版社在此郑重承诺:凡入选而无法联络的作者,一经得知联络信息,立即寄送稿酬和样书。

2004年8月,于郑州

总序

历史已进入 21 世纪,蓦然回首,人们心头有多少挥之不去的记忆!历史在记忆中鲜活,现实因记忆化作历史,未来则沿着今日的记忆延伸。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历史语境下,人类文明进程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古老的中华民族,雄立于世界东方,焕发出勃勃生机,同样面临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当此急速变革的伟大时代,人们更渴望的是精神的滋养,文化的引领。

文学,作为人类精神文化的审美创造,对塑造人的灵魂、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起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文学,是国民精神的火光,蕴涵着民族的梦想,见证着人类生活的丰富与复杂,引领着人们走进神秘而美丽的艺术世界,去认识真、善、美,鞭挞假、丑、恶,让人们领略人类宽广无边的心灵;文学,是人类魂牵梦萦的精神故乡,与个体的心灵生活息息相通,是关于生命成长的学问,是人之为人的真切存在,是医治、抚慰、健全人的心灵的良药。在流行以物欲的追逐为生存荣耀的今天,人们的精神面临困境,日益物质化、工具化、单一化。然而,社会愈是向物化发展,人就愈是需要倾听本真的、诗性的、充满灵智的声音,以抚慰精神,不致迷失本性。为了祛除我们心中“现代的愚昧和麻木”,追求和创造更有价值的理想生活,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远离文学。

需要说明,本文库所使用的“现代中国文学”概念,是以现代性为界标的,它涵盖和打通了通常所谓“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和“新时期文学”,包括自 1917 年至今的文学。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之也。”(王国

维语)中国的20世纪作家以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卓越的艺术创造力,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宝库增添了无数珍宝,谱写了华彩乐章,他们以其文学眼光、文学观念在文学创作中所体现的国家意识、批判意识、先锋意识、民族意识、民间意识、人性意识、创造意识等等,他们以各种文学形式所展现的现代国人的思想、情感和心灵,综合地构成了一部20世纪现代中国人的“精神史”、“心灵史”。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现代中国文学”虽然只有短短百年的时间,但因其凝结着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展现着人民生活多姿多彩的审美形态,于是仍然在深深影响着我们的精神生活,昭示着我们的未来。现代中国文学中的精品,作为文学“经典”的价值,正在接受历史和读者的验证,并将在民族文化振兴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当下图书市场各种文学“经典”、“精华”选本甚多,但真正能全面、精当、严谨、独特地展示现代中国文学精品的选本并不多见。时代的飞速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读者对文学精品的需求,都在促使图书出版部门能推出既新颖又稳重,既熟悉又陌生的现代中国文学精品选本。为此,河南文艺出版社才决意组织编选了这一套能切实反映百年中国文学发展面貌,体现现代中国作家深潜的艺术创造力的文学精品图书。出版社特邀我们担任文库主编,兰州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士点部分博士生承担了初选。编选工作历时大半年,主编与编选组成员反复论证和筛选所选篇目,并撰写作者的简介和所选篇目的点评,共同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现代中国文学精品文库》就这样在沉静中诞生了。我们衷心期待广大读者的关注和批评。

雷 达 赵学勇

2004年7月于兰州大学

前 言

现代中国文学一开始就注重大规模借鉴外国文学,因此,结构简单、篇幅短小,易于模仿和把握的短篇小说便成为作家们的首选体裁。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真正代表小说创作成就的是短篇小说,比如形成流派的乡土小说以及风行一时的“问题小说”,大致如此。1921年《阿Q正传》问世,标志着现代中篇小说的诞生,但中篇小说一时并未形成风气,作品屈指可数。在不多的篇目中,鲁迅的《阿Q正传》由于对民族灵魂的发现而具有了惊人的深度。郁达夫的小说则体现了别一种风格:它注重自我情感与欲望的表达,更为感性,也更加个人化。鲁迅和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分别代表了“为人生”和“为艺术”两种不同的审美追求。它们的共存,实际上在某些向度上起着互补的作用。

第二个十年,茅盾出现,改变了这种局面。茅盾追求重大题材和对广阔社会生活面的描绘,而短篇小说的容量难以承载纷繁的结构线索和复杂的人物关系,长篇又过于耗神费思且周期漫长,因此,选择中篇小说就成为势所必然。这一时期,倾心于中长篇小说且艺术成就可观的,还有巴金和老舍。沈从文在中短篇领域用力更勤。萧红是一个天才的小说家,慢慢品味她的作品,无法不惊叹她笔致的传神和生动。但由于她的技巧圆熟之作《呼兰河传》篇幅太长(长篇),《小城三月》太短,中篇《生死场》选本又过多,而使我们不得不忍痛割爱,在中篇小说卷里她的作品阙如,而将《小城三月》收入短篇小说卷。

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左翼文学抱有某种偏见。在道德失范、理想缺席的当下文坛,在作者、市场、书商、大众文化的共谋下消费

文学无边泛滥,使我们对那些给予人类关怀、信念、希望与温暖的文字又有了重新认识,并且生出敬意。通过直接走进文本的方式,读者会发现左翼作家中不乏才气高拔之人。尽管他们的创作历程与风格有很大差异,但都共同地关注人、提升人。今天重读这些文本,仍会产生积极意义。此外,“新感觉派”小说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这些各具姿态与风格的作家,以他们的文学实践中篇小说这一体裁的写作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健全和平衡了小说创作格局。

20世纪40年代,在国统区,以古讽今的历史题材小说和直接反映抗战时期普通民众生存状态的长篇小说形成创作热潮。沦陷区的张爱玲对人物心理的纵深开掘及技巧上的进一步成熟为现代中篇小说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解放区小说中,艺术性高妙的孙犁小说,多为短篇;丁玲的敢于发出不和谐声音的、在当时属于“另类”的作品,长期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也均为短篇。又因丁玲早期的作品已经进入选,因此,孙犁和丁玲这一阶段的作品在中篇小说卷里未有涉及。

建国后,“十七年时期”,中篇小说并不繁荣。新时期初始,历史又开始了相似的“轮回”(如“五四”时期一般):先是为了满足人们呐喊与控诉的需求,短篇小说形成高潮;但当人们激动的心情渐渐冷静下来,痛定思痛,反思民族灾难的深层原因的理性需求就浮出历史地表,此时,中篇小说继短篇小说之后中兴。那时作家们都怀着极强的社会使命感,这一态势贯穿在80年代,中篇小说的创作达到鼎盛时期。这一阶段小说的题材领域和艺术形式五花八门,不断拓展:既有“寻根派”对民族文化之根的探源和地域风情的言说,又有先锋作家对小说叙事形式进行的不计后果的探险,而新写实小说以对凡俗人生日常生活的真切描绘,重新接通了小说与现实的血脉联系,并以它的亲和性受到大众读者的欢迎。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商业化使社会面临大幅度转型,图书市场越来越受到读者反应的制约。值此语境下,作家们纷

纷讲起了跌宕起伏的故事,连先锋作家也相继向此方向转变。中篇小说必须在一定的篇幅内编织、解决复杂的人物关系,极易考验作家的艺术功力,因此中篇小说在普遍浮躁的创作心态与出版界、读者的日益冷落中从中心位置退出,绚烂至极复归平静。

俯瞰一百年来中篇小说的动态发展,我们很清晰地看到,它像一条抛物线一般,经历了诞生、发展、繁荣、鼎盛、平稳发展的历程,而新时期与“五四”时期小说体裁同样地沿着短、中、长篇的轨迹次第发展,篇幅越来越长,技巧越来越纯熟。在中篇并不景气的当下文坛,我们遴选这个选本,目的是希冀中篇小说这一具有较大容量的小说体裁,在文坛的喧哗与骚动稍稍平息后,能够引起艺术家创作的冲动和读者关注的热情,再度迎来它的昌盛。

本选本大多依据初版本而来,力求保持作品的历史本来面目。我们知道,以往的文学史在对具体作家作品进行阐释时,总会受到很多非文学因素的干扰,致使一些作家作品在某些方面被改写与重塑,初始样貌受到遮蔽。我们对初选本的看重,就是为了拂去历史的尘埃,起到去除遮蔽的作用。我们期待着读者在对原生形态的文本进行阅读后,能够最大程度地逼近真实的作家,并且引发丰富的思考。

目 录

- 鲁迅
 - 阿 Q 正传 / 1
- 郁达夫
 - 沉沦 / 34
- 茅盾
 - 动摇 / 66
- 蒋光慈
 - 丽莎的哀怨 / 186
- 老舍
 - 我这一辈子 / 257
- 巴金
 - 春天里的秋天 / 310
- 沈从文
 - 边城 / 375
- 柔石
 - 二月 / 448
- 施蛰存
 - 石秀 / 569

▪ 丁玲

阿毛姑娘 / 604

▪ 张爱玲

金锁记 / 639

鲁迅 (1881—1936), 原名周樟寿, 后改名周树人, 字豫才。浙江省绍兴人。代表作品为《呐喊》、《彷徨》等。鲁迅的小说抱定“为人生”的艺术宗旨, 具有鲜明的启蒙主义色彩。其对国民劣根性的深刻发掘引人深思, 对文本形式的不间断探索颇具先锋姿态。

阿 Q 正传

第一章 这一章算是序

我要给阿 Q 做正传, 已经不止一两年了。但一面要做, 一面又往回想, 这足见我不是一个“立言”的人, 因为从来不朽之笔, 须传不朽之人, 于是人以文传, 文以人传——究竟谁靠谁传, 渐渐地不甚了然起来, 而终于归结到传阿 Q, 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

然而要做这一篇速朽的文章, 才下笔, 便感到万分的困难了。第一是文章的名目。孔子曰, “名不正则言不顺”, 这原是应该极注意的。传的名目很繁多: 列传, 自传, 内传, 外传, 别传, 家传, 小传, 而可惜都不合。列传么, 这一篇并非和许多阔人排在正史里; 自传么, 我又并非就是阿 Q。说是外传, 内传在哪里呢? 倘用内传, 阿 Q 又决不是神仙。别传呢, 阿 Q 实在未曾有大总统上谕宣付国史

馆立本传——虽说英国正史上并无博徒列传，而文豪迭更司也做过“博徒别传”这一部书，但文豪则可，在我辈却不可的。其次是家传，则我既不知与阿 Q 是否同宗，也未受他子孙的拜托；或小传，则阿 Q 又更无别的大传了。总而言之，这一篇也便是“本传”，但从我的文章着想，因为文体卑下，是“引车卖浆者流”所用的话，所以不敢僭称，便从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所谓“闲话休提言归正传”这一句套话里，取出“正传”两个字来，作为名目，即使与古人所撰“书法正传”的“正传”字面上很相混，也顾不得了。

第二，立传的通例，开首大抵该是“某，字某，某地人也”，而我并不知道阿 Q 姓什么。有一回，他似乎是姓赵，但第二日便模糊了。那是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锣声镗镗地报到村里来，阿 Q 正喝了两碗黄酒，便手舞足蹈地说，这于他也很光彩，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细细地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其时几个旁听人倒也肃然得有些起敬了。哪知道第二天，地保便叫阿 Q 到赵太爷家里去，太爷一见，满脸赭朱，喝道：

“阿 Q，你这混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

阿 Q 不开口。

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抢进几步说：“你敢胡说！我会有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么？”

阿 Q 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

“你怎么会姓赵——你哪里配姓赵！”

阿 Q 并没有抗辩他确系姓赵，只用手摸着左颊，和地保退出去了；外面又被地保训斥了一番，谢了地保一百文酒钱。知道的人都说阿 Q 太荒唐，自己去招打；他大约未必姓赵，即使真姓赵，有赵太爷在这里，也不该如此胡说的。此后便再没有人提起他的氏族来，所以我终于不知道阿 Q 究竟什么姓。

第三，我又不知道阿 Q 的名字是怎么写的。他活着的时候，人都叫他阿 Quei，死了以后，便没有一个人再叫阿 Quei 了，哪里还会有“著之竹帛”的事。若论“著之竹帛”，这篇文章要算第一次，所

以先遇着了这第一个难关。我曾经仔细想：阿 Quei，阿桂还是阿贵呢？倘使他号叫“月亭”，或者在八月间做过生日，那一定是阿桂了；而他既没有号——也许有号，只是没有人知道他——又未尝散过生日征文的帖子：写作阿桂，是武断的，又倘若他有一位老兄或令弟叫阿富，那一定是阿贵了；而他又只是一个人：写作阿贵，也没有佐证的。其余音 Quei 的偏僻字样，更加合不上了。先前，我也曾问过赵太爷的儿子茂才先生。谁料博雅如此公，竟也茫然，但据结论说，是因为陈独秀办了《新青年》提倡洋字，所以国粹沦亡，无可查考了。我的最后的手段，只有托一个同乡去查阿 Q 犯事的案卷，八个月之后才有回信，说案卷里并无与阿 Quei 的声音相近的人，我虽不知道是真没有，还是没有查，然而也再没有别的方法了。生怕注音字母还未通行，只好用了“洋字”，照英国流的拼法写他为阿 Quei，略作阿 Q。这近于盲从《新青年》，自己也很抱歉，但茂才公尚且不知，我还有什么好办法呢。

第四，是阿 Q 的籍贯了。倘他姓赵，则据现在号称郡望的老例，可以照“郡名百家姓”上的注解，说是“陇西天水人也”，但可惜这姓是不甚可靠的，因此籍贯也就有些定不下。他虽然多住未庄，然而也常常宿在别处，不能说是未庄人，即使说是“未庄人也”，也仍然有乖史法的。

我所聊以自慰的，是还有一个“阿”字非常正确，绝无附会假借的缺点，颇可以就正于通人。至于其余，却都非浅学所能穿凿，只希望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将来或者能够寻出许多新端绪来，但是我这“阿 Q 正传”到那时又怕早经消灭了。

以上可以算是序。

第二章 优胜记略

阿 Q 不独是姓名籍贯有些渺茫，连他先前的“行状”也渺茫。

因为未庄的人们之于阿 Q，只要他帮忙，只拿他玩笑，从来没有留心他的“行状”的。而阿 Q 自己也不说，独有和别人口角的时候，间或瞪着眼睛道：

“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

阿 Q 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工作略长久时，他也或住在临时主人的家里，但一完就走了。所以，人们忙碌的时候，也还记起阿 Q 来，然而记起的是做工，并不是“行状”；一闲空，连阿 Q 都早忘却，更不必说“行状”了。只是有一回，有一个老头子颂扬说：“阿 Q 真能做！”这时阿 Q 赤着膊，懒洋洋的瘦伶仃的正在他面前，别人也摸不着这话是真心还是讥笑，然而阿 Q 很喜欢。

阿 Q 又很自尊，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睛里，甚而至于对于两位“文童”也有以为不值一笑的神情。夫文童者，将来恐怕要隽秀才者也；赵太爷钱太爷大受居民的尊敬，除有钱之外，就因为都是文童的爹爹，而阿 Q 在精神上独不表格外的崇奉，他想：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加以进了几回城，阿 Q 自然更自负，然而他又很鄙薄城里人，譬如用三尺长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庄叫“长凳”，他也叫“长凳”，城里人却叫“条凳”，他想，这是错的，可笑！油煎大头鱼，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他想，这也是错的，可笑！然而未庄人真是不见世面的可笑的乡下人呵，他们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

阿 Q“先前阔”，见识高，而且“真能做”，本来几乎是一个“完人”了，但可惜他体质上还有一些缺点。最恼人的是在他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这虽然也在他身上，而看阿 Q 的意思，倒也似乎以为不足贵的，因为他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一犯讳，不问有心与无心，阿 Q 便全疤通红地发起怒来，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然而不知怎么一